

一個可喜的現象

各佛學刊物上，已經好久沒刊樂生院棟蓮精舍的消息了，關心「精舍」的朋友們都一定很懷念它吧？現在我再借「菩提樹」的一葉，替它作一次不太詳盡的義務報導。

「棟蓮精舍」自從於困難彙報中建立迄今，已經是三年多了；三年來由於先進大德們的提携扶掖多方贊助，與夫蓮友們的苦心經營精誠合作，使這個從艱苦中奮鬥出來的佛教團體，已從已往的保守、暗淡中掙扎出來，努力遂向嶄新的階段。蓮友們不僅在課業方面，均能就競業業精進不懈，「精舍」裡並時常舉行「拜懺」與「佛七」，以增進蓮友們的淨業願心；更不斷有教內大德，聞人學者來此說法參觀，因此益使「精舍」更形活躍。

樂生療養院雖然是個充滿了病苦與醫藥氣味的所在，但自從建立了「棟蓮精舍」，就好像無邊苦海中飄來一葉扁舟；凡是登上這隻「慈悲渡舟」的病者，都顯得非常安靜和快樂；漸漸地，整個小天地裡都為這股普被的慈悲力量所感染，到處洋溢着和樂愉快的氣氛。現在再也聽不到痛苦無告的呻吟聲，再也看不見垂頭喪氣的愁容了；代替的是充滿了希望的笑臉，與有節奏的誦經聲。

這裡的修持儀規，是以臺中達社為標準的。早晚兩次在佛堂裡誦經拜佛，是風雨無阻，從不間斷的。

另外更有些蓮友因學佛心切又無事做，便隨時隨地在病房裡或樹蔭下誦經念佛。最初，能够對早晚課持之以恒，歷久不懈者，只有十數人，在不斷地增加中，現在每次參加的人數，已經到了一百多了；這樣繼續增加下去，佛堂裡真的會有容不下的一天呢！除了這一點是值得告慰關心「精舍」的朋友外，還有一個可喜的現象是值得一提的：「精舍」原有的信眾，多數都是本省籍的民患，近年來却有許多寄於該院的軍人同志，真誠地投入佛陀的懷抱。我覺得這不僅單獨是「棟蓮精舍」的成功與光榮，同時更說明了當前的佛教，已不再屬於老年人專有，却正受着青年人的熱烈歡迎呢！

現在的軍人，可以說每一個都是受過相當教育的優秀青年，論氣質，他們都具有辨認善惡，分析是非的爽朗個性；論知識，他們都是站在潮流頂峯的「時代聖人」，決不會輕易苟同某一件含糊的事物的。他們對宗教信仰終於選擇了佛教，當然是具有相當的理由與正確性的。所以我敢大膽地在這裡說：軍人是現代青年的代表，他們所歡迎的，也就是一般青年所歡迎的！順便寄語致力於宏法利生的大德們，今後要多多向軍人和青年學生們介紹佛教；因為他們需要佛教作為中正教義的。釋迦牟尼佛說法四十九年，談經三百餘會，不知教度了多少被苦惱困擾着的衆生，地藏菩薩像

更發願「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」；大乘教義沒有一句不是捨己爲人！現在的革命軍人，拋家捨業站志在反攻復國解救同胞，不眠不息，直至成功而後已，這種精神，不一樣繼續增加下去，佛堂裡真的會有眼地藏菩薩「地獄不空誓不成佛」的志願同樣偉大嗎？如果每個軍人都能信仰佛教，相信在未來的反攻戰場上，一定會表現得更英勇、更成功！

在我執筆寫這篇報導短文以前，我會個別訪問過幾位最近發願信佛的軍人蓮友，根據我訪問後所作的統計分析，他們多數都是爲佛學圓融的妙義與精確的理論所傾倒，毅然心悅誠服地皈依到佛陀的懷抱；其次有幾位原來是出生在佛教家庭的子弟，却沒有勇氣承認是佛教徒，心目中依然誤認佛教是陳舊的教義與作風不能使他們滿意，終於捨棄了「禮拜堂」投奔到「精舍」來的，他們這樣對宗教認真的精神，實在是值得欽佩的！

在我和他們談話的時候，有一位軍人蓮友對我說：「在這以前我確實是誤解佛教的，甚至還竭力反對過佛教！入院後在痛苦纏綿中我發現每一個進出於「精舍」的病者，臉上都擺着慈和的笑容，毫無病痛的跡象，我感到奇怪了，爲什麼一樣的病人，他們會那麼無憂無慮悠然自得，我的病也不重呀！我爲什麼一天到晚爲痛苦折磨着呢？」於是我也試着走進佛堂。那時我雖然仍不信佛，但站在莊嚴的西方三聖像前，與充滿了慈祥悲愍的經聲中，好像身心都減輕了許多負荷，頓感輕鬆無比……現在蒙佛菩薩恩德加被，不僅解除了我所有的痛苦，並充實了我心靈的需要！」另一位則說：「到現在我才曉得，佛教只是不反對鬼神，它並不迷信鬼神可以有權左右一切。佛教是教人「諸惡莫作衆善奉行」的，更主張「種瓜得瓜種豆得豆」，絕不倚靠任何天神地祇的魔力；自己的未來是靠自己修持的，所謂「公修公得，婆修婆得，不修不得」，誰也不能圖徼福，更要努力學佛！」還有一位正

記得樹刊上以前刊過一篇「佛教應當到軍中去」的文章，立論至教，當是正確的，軍人的精神確實是符合佛教教義的。釋迦牟尼佛說法四十九年，談經三百餘會，不知教度了多少被苦惱困擾着的衆生，地藏菩薩像誘所能取勝的！